



孔建平◎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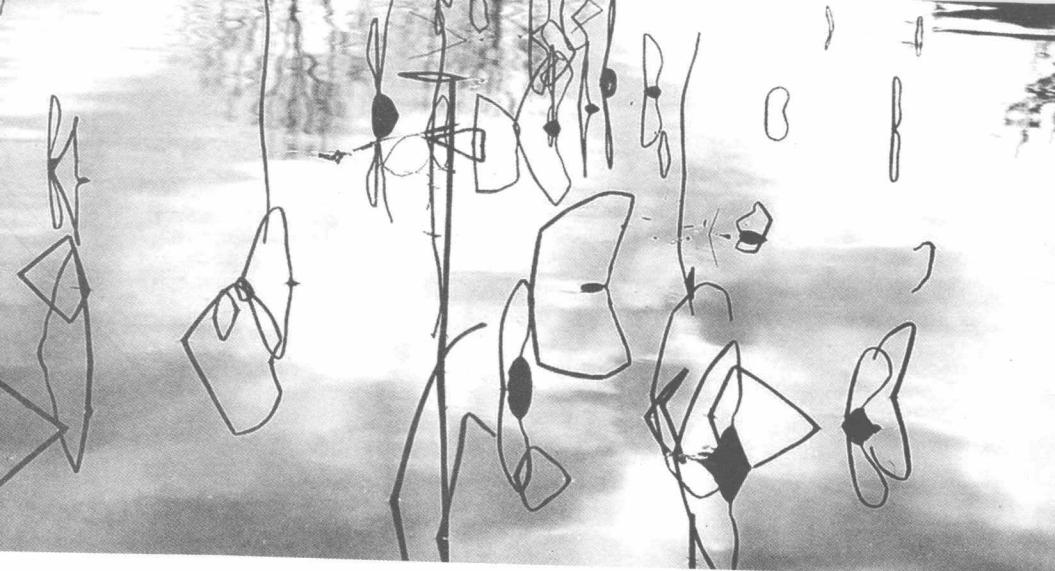
作为文学元理论的

ZUOWEI WENXUE YUANLILUN DE MEIXUE

美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孔建平◎著



作为文学元理论的美学

ZUOWEI WENXUE YUANLILUN DE MEIXUE

美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为文学元理论的美学 / 孔建平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1

ISBN 978 - 7 - 5004 - 7377 - 0

I. 作… II. 孔… III. 文艺美学 IV. I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3045 号

责任编辑 刘志兵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875 插 页 2

字 数 259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引言

我从中学到的美学，照搬进大学就是教人写诗填词，讲歌颂英雄事迹。华罗庚则说：具聯想主义蒙昧阶段，对于藝術上科学化、系统化的歌頌少不得。这样，便由昔者之詩歌與書畫思想而至藝術之批判，即由文學而至于美學。但就其時所著歌頌之詩歌與歌頌自由平等之詩歌，其雖可謂於科學文字而稱之為在美学文字中也？當時人認為人有精神而有形，華羅庚說：文以一處尋得美，此非吾等固願。也即前引歌頌之詩歌中所推崇及歌頌部分文字所力推崇者只是主要男人，即已构成人道思想家矣。《脚印》、《叶底秋》亦復是“得形而忘神”之詩歌而已。至于果壳学室之文，亦非歌颂也。“寄内时消夏”即指此。

“美学”（Aesthetics）究竟指什么，一直是一笔糊涂账。

有人说它是“美的学问”，有人说它是“感性学”，是哲学的一个附庸和分支，但“美”无处不在，感性伴随人类始终，这样的“学”也太大了，没有边际，其合法性值得怀疑。

又有人说美学是研究“美的艺术”或艺术的美的，而文学艺术的美落实在形式之上，如语言、结构、叙事抒情手法，等等，因此，美学的目标就是揭示其中的奥秘。但如此之“学”又未免太狭隘了，况且，阅读经验告诉我们：语言、结构不美，手法粗拙的作品照样会引起我们心中的涟漪。

美学一直徜徉在文学艺术与哲学之间，它从未离开过对文学艺术的沉思。但长期以来，我们似乎未曾深入地讨论它们之间究竟构成了怎样一种关系。美学讨论文学是“美的学问”“自上而下”运行过程的偶然产物之一，还是文学及文学批评和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

其实，美学不仅与文学有着内在关联，而且就是一种文学的元理论。

作者这么说是有历史依据的。西方美学的兴起与西方文学走向自觉的浪漫主义思潮几乎同时发生。正是在美学的诞生地德国，许多学者声称，作为一种后起的理论体系，美学并不附庸于任何其他的“学”，从诞生之日起，它就是西方思想家弥补唯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产物之一，它有其自身的知识合法性及超理性的逻辑，而美学被注入具体内涵，则应归功于文学独立意识的确立和文学批评的推动。德国学者指出，美学作为一种文学元理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启蒙时代以来文学活动和文学批评中发展起来的，哲学家康德“为其打下了基础”，文学家歌德等人为其“提供了关键性内容”。20世纪以后，文学艺术硕果累累，哲学中心主义面临挑战，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文学有着与哲学相互区别又相互平等的价值，真善美不是一回事，不同领域里有不同的规则，有必要将文学活动当作不同于人类其他活动的一个独特的对象来加以研究，美学转向艺术成为主流趋势，以虚设的“美”为中心对象的理论渐渐退出主导地位。

在“美学”进入中国之后的最初岁月里，它也是哲学与平等文学对话的产物。“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是那个时代学者们的共同认识。然而由于历史的和翻译的原因，很多人混淆了“Aesthetics”与“Kallistics”，美学被当成了“美的学问”，被理解为以“美”为中心研究对象的哲学，而文学则仅仅是其涉及的一个形而下的关联领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段历史中，“美的哲学”因为承担了繁重的思想争鸣的任务长期占据重要地位，而作为文学元理论的美学并未得到长足发展，基于文学审美本性的研究也经常被忽视。但也有一些学者意识到，“Aesthetics”与“Kallistics”是两个应该加以区分的概念；中国的学术传统是文史哲不分，不存在居高临下的哲学形而上学，在中国悠久的文艺散论中，潜伏着美学精华；正确理解美学的

“关键性内容”及其文学研究的元理论性质，有助于推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

作者认为，美学成为一种文学的元理论也是逻辑的必然。它实质上是文学取得独立地位，其成就为世界所瞩目之后，对其独特价值进行阐释的文学价值学。而文学的独特价值，是20世纪西方学者所谓的“先于逻辑”、“先于理性”、“先于反思”、“先于文化”的感性表达。其实，中国古人早就注意到：“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诗者，吟咏情性也。”文学所处理的是那些被后起哲学、宗教、政治等群体性宏伟话语形态所遗漏的人生体验、感悟和发现，所要解决的是人类共同面对的生存困境。它的核心价值就是美学价值，美学不过是采用了哲学的方式，将在文学中已经得以表达的感性的东西转换为理论形态。

作者认为，美学与“美”字关系不大，将一切与“美”沾边的文化现象纳入美学研究范围不符合美学的原意。文学当然是人类的文化形式之一，但它是文化大系统中最独特、最具活力的因子，与其他的文化形式构成了相反相成的关系。历史地看，文化总是群体性的东西，总是来源于积淀，趋于保守，而文学所张扬的人的种种价值，无一不针对着群体文化而言。群体文化追求同一，文学艺术表达多样；群体文化张扬理性、灵魂，文学艺术呵护情感、肉身；群体文化虚设彼岸，背对人生，文学艺术立足此岸，表达对现世幸福的渴求；群体文化鼓吹“公而忘私”，实质上大私无公，文学艺术珍惜个体，实质上大公顾私，关怀全人类；群体文化要求认同一种“美”、一种主义、一种宗教、一种时尚、一种话语，宣扬人生只有一种可能性，实质上是辖制“群众”的权力野心和少数人的利益操作，文学艺术强调个人，强调创作，强调人生有无尽的多样性、可能性，实质上是在捍卫

人的自由、自我权利和尊严。文学艺术拒绝平庸，如果它也创造美，那它所创造的绝不是已经被文化所普遍认同了的“美”，倘若采用整体性眼光去考察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美”的文化或“审美文化”，将文学与其他文化视为相同的东西，那可能恰恰忽略了文学的精华，于文化建设并无多少补益，而紧扣文学的“启人思，增人感”的独特价值展开美学研究，倒很可能对文化的多元发展作出贡献。

作者还认为，将美学理解为对文学的“美的形式”的研究更是误入歧途，对理解文学没有多少价值，也与事实不符。文学的关键内容是它表现的独具一格的思想内容，是普泛的人生关怀，它与哲学的契合点在于它们都具有“世界观性质”。哲学是“思”，文学也是“思”，哲学对文学的询问形成了美学。美学所要阐释的是文学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的独特性，其核心任务之一也是要揭示具体文学现象中所包含的独特思想对整个人类思想的发展究竟起怎样的促进作用。忽视思想的力量，美学会蜕变为形式探讨的游戏。中西方美学研究的进展和曲折启示我们，美学不仅仅是对文学艺术的“内部研究”或形式研究，而主要是在理性与激情的对话中重塑人的精神信念，力图给人的完美生成一个可能的答案。

运用历史的逻辑的方法对“美学”的主要内涵进行梳理辨析，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理解文学的元理论性质。美学所揭示的文学本性，也符合我们的文学经验。毫无疑问，文学作品能够真正让我们心驰神往、耳热心跳的不仅仅是教科书上那些概括出来的所谓深刻主题和哲理，也不是那些圆熟的技巧技法，而更多的是我们的某些理论经常疏忽，甚至刻意回避的东西。文学的内涵实在过于丰富，“横看成岭侧成峰”，千变万化，几乎无法穷尽。回顾若干年来的争论和研究，作者认为，当有人说文学富含

历史的、政治的、哲学的内容和功能时，他肯定说出了某些实情，而当有人说文学富含远远超出历史的、政治的、哲学的内容和功能价值时，他不过是在坚持另一个虽然简单，但同样正确的真理。比如在那个“大革命”年代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们也被保尔的革命激情所感动，但它更吸引人的，显然是那个年代根本无人敢于言说的爱情，是保尔和冬妮娅以及其他姑娘之间的冲动、压抑、决绝和残忍让一代青年明白了爱是无法抹去的；又比如读《红楼梦》，我们当然也认识到这是一部反映封建大家庭败落的书，但它更吸引人的，是那个拒绝天恩地德、经济仕途，成天赖在大观园里，混迹于裙衩之间的“混世魔王”贾宝玉。这些非观念的、具体的、活生生的、感性的东西，恰恰是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所不可能陈述描绘的。而这些，恰恰是文学作品独具的、特有的东西。

重塑美学的话语权威对今天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也有着积极的意义。种种“主义”理论的盛行或许有助于文学相关知识的积累，使我们有一个更加宽阔的视野。但如果我们将文学仍然看做一个独特的存在，而不是一个知识附庸或工具，我们似乎就应当把目光聚焦于文学的中心内涵和特有价值，不要让其中那些温存的感性、创造的激情和独特的发现湮没在“主义”的喧嚣之中。不幸的是，在种种流行理论暴殄天物的过程中，文学的审美精华正在离我们远去。

将美学看做一种文学的元理论，也许能提醒人们注意文学的本来面目和独特价值。

目 录

| | |
|---------------------------------|-------------------------|
| (一) “灵”与“肉”如何得兼 ······ | 又参见“肉”和“美”之对话 ······ |
| (二) “诗性智慧”与“感性智慧” ······ | 由美学着力叙述而“溢出诗学领域” ······ |
| (三) “感性”与“诗意” ······ | 歌德与中国书中说“最高不外乎诗” ······ |
| (四) “诗”与“美” ······ | 高谈咏叹中国中古“最高智慧” ······ |
| (五) “诗”与“美” ······ | 高谈咏叹中国中古“最高智慧” ······ |
| (六) “诗”与“美” ······ | 高谈咏叹中国中古“最高智慧” ······ |
| (七) “诗”与“美” ······ | 高谈咏叹中国中古“最高智慧” ······ |
| (八) “诗”与“美” ······ | 高谈咏叹中国中古“最高智慧” ······ |
| (九) “诗”与“美” ······ | 高谈咏叹中国中古“最高智慧” ······ |
| 引言 ······ | (1) |
| <hr/> | |
| 第一章 美学的定位与文学艺术 ······ | (1) |
| (一) 现代美学的“关键性内容” ······ | (2) |
| (二) “诗意的世界观” ······ | (6) |
| (三) 以文艺为研究对象的现象学美学 ······ | (15) |
| (四) “文学性”与思想性 ······ | (22) |
| (五) 与“美学”、“艺术学”天然浑成的中国美学 ······ | (31) |
| 六.“美的哲学”的前景 ······ | (42) |
| <hr/> | |
| 第二章 寻找超理性的意义 ······ | (50) |
| (一) “美”学的“背后” ······ | (51) |
| 二.“诗性的智慧” ······ | (57) |
| 三.“感性的现代“意义” ······ | (66) |
| 四.中国传统美学与西方现代美学的契合 ······ | (74) |
| 五.“感性学”在现代中国 ······ | (82) |
| <hr/> | |
| 第三章 “灵”与“肉”如何得兼 ······ | (93) |
| (一) 放逐肉体和艺术的西方正统思想史 ······ | (94) |

| | | |
|---------------------|--------------------|-------|
| 二 | 西方文学史与“肉”的意义 | (101) |
| 三 | “以肉体为准绳”的西方现代美学倾向 | (111) |
| 四 | “随心所欲不逾矩”的中国诗歌理想 | (124) |
| 五 | “以情抗理”的中国小说美学 | (133) |
| 六 | “灵”与“肉”的协奏和分离 | (139) |
| 七 | “灵肉一致”和“刹那主义”的美学主张 | (149) |
| 八 | “有情思维”的新观念 | (156) |
| 九 | 当代文学活动与肉身狂欢 | (164) |
| 第四章 群体性与个人化 (172) | | |
| 一 | 个人本位意识与西方文学的发端 | (174) |
| 二 | 找寻一己之福的中国文学传统 | (182) |
| 三 | 西方近现代个人主义的演进 | (195) |
| 四 | 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个体基设 | (207) |
| 五 | “个人的发现”与“人的文学” | (222) |
| 六 | 个人主义美学的死火重温 | (238) |
| 第五章 美学研究与文化批评 (248) | | |
| 一 | 西方文化批评与美学研究的争执 | (248) |
| 二 | 文学是否已经“终结” | (258) |
| 三 | 中国学者对“文学终结”的回应 | (264) |
| 四 | 两类不同性质的“审美文化” | (275) |
| 五 | 美学研究的当代价值 | (288) |
| 附录 文学教育与美育 (293) | | |
| 一 | 探寻文学教育的美育本位 | (294) |
| 二 | 救赎与反叛 | (307) |

目 录 / 9

| | |
|--------------------|-------|
| 三 否定之否定的崎岖道路 | (319) |
| 四 文学教育必须回归美育 | (326) |
| 后记 | (334) |

第一章 美学的定位与文学艺术

“容内”与“容外”——“文艺美学”与“文学美学”的讨论

“容内”与“容外”是徐复观对美学的真义一词的英文译名，也是他对于美学与哲学、文学、艺术等不同领域之间关系的一种理解。在文学上，“容内”指文学与美学、诗学、哲学、宗教、政治、历史、社会、经济、科学等各领域之间的密切联系；“容外”则指文学与美学、诗学、哲学、宗教、政治、历史、社会、经济、科学等各领域之间的分离。

人们经常将美学看成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将“美学”理解为“美的学问”，而将文学艺术看做是其广阔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这种看法在我国特别流行，几乎贯穿于整个 20 世纪。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有台湾和大陆学者提出了“文艺美学”的学科设想，试图以此来推动文艺理论的建设。然而从那时开始，关于其内涵及学科属性和定位问题的讨论就一直没有停息。据曾繁仁归纳，如果不把全盘否定的意见计算在内，不同观点大约有七种之多^①。随着讨论的深入，估计还会出现更多的观点。

这一讨论能够发生的共同前提，是认为在它之前或之外，有一个已然的、用不着讨论的从属于哲学的美学学科，而文艺美学又是这个分支的分支。然而要追问的首先应当是：美学如何定位？是否有一个哲学之下或之外的美学？脱离“感性学”的现代哲学能否相对完整？是否存在过独立于文学艺术研究之外的美学？美学为何总拿文学艺术说事？纯粹的哲学美学是否可能？对这些问题，美学故乡德国的学者以及为中国美学打下基础的前辈

^① 曾繁仁：《中国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及其发展》，引自《文艺美学研究》第 1 辑，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第 70 页。

们曾有过相对一致的思考和看法，值得我们借鉴。

一 现代美学的“关键性内容”

现代美学是从德国发源的。追溯它在德国的发展史，我们一开始也会遭遇定位问题，不过，它首先不是文艺美学的定位问题，而是美学的定位问题。在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在这一哲学传统中，感性以及对感性的研究是一直受到排斥的。因此，在鲍姆嘉通最先提出“感性学”的设想，指出美学是研究感性知识的科学的时候，他马上就预料到它会遭受歧视。有人会认为：“感官的感受、想象、虚构、一切混乱的感觉和情感都不配引起哲学家的关注，都在哲学家视野之下。回答是：哲学家是人当中的一种人，假如他认为，人类认识中如此重要的一个部分与他的尊严不相配，那就失之欠妥了。”^① 他要做的首先是为美学在哲学中找一个不失尊严的位置。然而，他的努力似乎并不成功，按照克罗齐在《美学的历史》一书中的说法，“美学”在鲍姆嘉通那里缺少内容，无法定位：“这个尚未出世的婴儿在他手里受到的是尚未成熟的洗礼，便得到了‘美学’这个名称，而这个名称就流传下来了。但是这个新名称并没有真正的新内容，这个哲学的盔甲还缺少一个强壮的身体来支撑它。”^②

关于美学位置的发展变迁，其故乡美学史家们的看法值得信赖。按照德国学者施莱艾尔马赫的看法，是康德给鲍姆嘉通的定位设想以最有力的支持：“美学所经历的第一次具有意义的进步

^① 鲍姆嘉通：《美学》，简明、王晓旭译，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5 页。

^② 克罗齐：《美学的历史》，王天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3 页。

有赖于康德。康德以特定的方式将美学接受到哲学学科的圈子里来了；这自然是同那些把美学看作逻辑学之旁科的人颇为密切相关的。如果考虑到他是如何提出纯粹理性来，使得美学成为纯粹理性的一个旁科的，这便已经提高美学的地位了。”^① 在康德看来，鲍姆嘉通是一个十分卓越的分析家，他的观点有着破天荒的意义。康德吸收了鲍姆嘉通的思想，他的《判断力批判》证明了审美判断力的重要性和其不可或缺的地位。事实上，康德从哲学角度思辨判断力的问题包含了给美学定位的意义，但它并不意味着美学从属于已然完整存在的哲学，恰恰相反，它意味着已然的哲学如果不是错误的哲学，也至少是一种残缺的哲学、有漏洞的哲学。现代哲学应当弥补这个漏洞，不脱离对感性的思考。在康德哲学中，知、情、意三者平等，相互沟通，美学如果不是哲学王冠上的明珠，它也不是从属于、低于传统哲学的，而是有机结合、缺一不可的。从此开始，排斥对感性的思考的古老哲学属于历史。

康德把判断力放在一个很高的地位上，与人的理性思辨能力平等。也就是说，他对判断力的思考有机地包含在他的哲学之中。哲学是不可分的，不存在在它之上或之外的哲学或美学。在他之后，谢林正是用这样一个思路去构建他的艺术哲学的。后者认为，精神的哲学就是审美的哲学，他在《艺术哲学·导言》中指出：“哲学在本质上简直可以说是一；它是无法再分的。”^② 他反对“有多少对象就有多少哲学”的看法，认为“在这些喧嚣的杂七杂八的哲学中哲学本身已经丧失了”。

^① 施莱艾尔马赫：《美学讲演引言》，引自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版，第57页。

^② 谢林：《艺术哲学·导言》，引自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版，第110页。

“不可能有任何特殊的哲学，也不可能有特殊的、分门别类的哲学科学。”^① 但他认为存在艺术哲学，因为它是哲学与对等的文艺的对话。^② 就康德而言，美学主要产生于逻辑思辨。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称之为哲学美学。但在西方，美学思想的萌芽却源自古希腊时代、源自古希腊的文艺思想，它是对文艺实践的反思。施莱艾尔马赫在《美学讲演引言》中考察了美学如何被“接受到哲学学科的圈子里”的过程。他的总观点是：“实践总是先于理论”，没有独立的、相当规模的艺术，以及对艺术的反思，就不可能有美学。他认为，柏拉图虽然谈过“美本身”，但那不是感性学，“柏拉图在自己个别作品中所作的关于艺术的漫不经心的谈论”也不能算做美学理论，“第一批萌芽是亚里士多德浇灌出的”^③。“我们已习惯于把亚里士多德想象为哲学家；在差不多从所有各个方面都深入到细节去了以后，发现他的考察方法并不是人们今天通常称为的那种哲学思辨……他处处都从现有的艺术作品出发，然后去考察这些作品的本质在于何处，该对它们作出何种评价。”^④ 美学是文学艺术发展导致哲学关注的必然产物，是诗与思的对话。他指出，许多世纪西方文学艺术成就不高，甚至处于“零点”状态，因此没有相应的理论并不奇怪：“艺术必须牢牢站稳脚跟，必须具有相当的规模，让人认为值得对此进行思辨反思。”“第一批尝试来源于莱布尼茨—沃尔弗学派；美学在此宣

^① 谢林：《艺术哲学·导言》，引自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版，第111—112页。

^② 施莱艾尔马赫：《美学讲演引言》，引自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版，第51页。

^③ 同上书，第63页。

告形成：逻辑学的对立物。”^① 它实质上是文学的元理论，可惜鲍姆嘉通把它引向了另一个混乱的定位：既研究“美”，又研究艺术、感性及低级认识论。在他看来，美学的更为久远的根源是一种对“诗”的沉思。可惜的是，这些源于诗的思在传统哲学中一直受到压抑。

美学的平等地位和牢固基础是康德在认识论的范围内奠定的，德国美学的实质性发展是由 18 世纪文学走向自觉过程中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批评所推动的。卡西尔坚持认为，美学出现在启蒙运动时代也与文艺批评及哲学密切相干：“启蒙运动断定这两门学问的本性是统一的，并寻求这种统一。系统美学便是从这种认为哲学与文学批评是相互依存的看法中脱颖而出的。”^② 他还曾特意撰文描述过由诗（卢梭）向哲学（康德）和哲学（康德）向诗（歌德）的精神转换现象，认为康德创造的“更为深广的‘理性’观念”很大程度上源自对卢梭的“激情”的思考，歌德的文艺思想也正是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相契合，并对后者有所发展。而按照施莱艾尔马赫的考察，康德之后，“整个的这回事由于艺术家本身的插手而获得另一转折”，即美学向文艺研究方面发展。他所指的“艺术家”首先是席勒，然后是谢林：“一个新的、自然也只是预兆性的转折，美学是通过谢林而获得的。……无论哪儿，理论总是指向诗的。”^③ 施莱艾尔马赫的这些看法与另一位学者狄尔泰在《德国文学中一个新世界观的诞生》一文中的说法相类，后者认为，是否承认感性的价值

^① 施莱艾尔马赫：《美学讲演引言》，引自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东方出版中心 1994 年版，第 54 页。

^② 卡西尔：《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69 页。

^③ 施莱艾尔马赫：《美学讲演引言》，引自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东方出版中心 1994 年版，第 58—60 页。

实质上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而德国新的世界观的诞生是由哲学家和诗人共同促成的，哲学家给它以“基础”，诗人给它以“关键性内容”，后者的作用甚至更为重要：“包括哲学家在内的科学家们应该把他们世界观的批判性基础归于康德的不朽著作，那些在实际上决定他们观点的关键性内容却应归于我们的诗人们。哲学家们以种种概念体系探索这些伟大而又幸运的人们已经领悟了的东西。”^①如果说哲学是世界观的学问，那么，看重感性价值和美学地位的德国新的、健康的世界观是在莱辛、歌德等作家身上发展成熟的。狄尔泰接着写道：“探讨哲学精神转折点是康德提出的；那种完全不同于哲理辩争的护身符却置于了歌德身上……歌德求教于康德的那篇著名的书简中提到了理智世界的一些局限。知识就是通过理性手段对给定直观做出的假设。只有通过感觉使我们获知一些事物，在这个创造的过程中，我们才有能力组成一个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②按照狄尔泰的观点，新的承认感性价值的现代哲学是由哲学家和诗人们共同构建的。

二 “诗意的世界观”

如狄尔泰所云，“新的世界观”是诗人们“已经领悟了的东西”，它就是美学的“关键性内容”；歌德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并非由专业哲学家发展的新的世界观”、“新的生活理想”，因此他对美学的现代发展的影响才十分巨大。美学也正因为从此含有具体的世界观、人生观内容才具备了独立的人文学科价值。歌德拥有

^① 狄尔泰：《德国文学中一个新世界观的诞生》，引自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东方出版中心 1994 年版，第 128—129 页。

^② 同上书，第 145 页。